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二十四回 曉開蕊榜題名氏 日麗螭坳謁聖明

李紉歎口氣道：「發了榜，不見報到，自然是沒分的了，白操了一輩子的心。」大家都呆呆的沒興頭，婉淑只急得掛眼淚。忽然岫煙和李紋姐妹並園裡小姐妹們一哄的進來，說：「明兒大好吉日，今晚五更該有信息呢。」王夫人向著舜華道：

「正要打你的招牌呢，榜已發了，一概無名。」舜華笑道：

「太太謊我，那有這事？」眾人忙問真話假話？寶釵說：「有什麼假？焙茗來說的。」李紉道：「話是真的，還不很的確。蘭哥兒回來才得真信呢。」眾人都像雷打的一般。淡如便道：

「舜妹妹一力保的優曇姐妹，如今卻和我們一個樣兒，倒也罷了，省了誇嘴。」彤霞道：「你且慢些幸災樂禍罷。」只見蘭哥笑著進來，道：「這小廝大驚小怪，揭了封皮當信報！皇上批了折子，著欽天監擇班師日期。又著修理將壇，改作郊勞台，親行飲至大禮。因此百官忙亂料理，那裡是什麼發榜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還好、還好。還有望頭。此刻已傍晚了，快去收拾酒來，大家喝個爛醉好睡覺。」婆子、丫頭答應一聲，就在外房排開桌面。

正要坐下，只見周姨娘笑嘻嘻挽了明心的手進房來，說道：

「我們來報喜討賞的，剛才在芳陀庵求了兩枝好籤，一是優姑娘的。」李紉忙接來一瞧，上寫著坤卦，下注是「黃裳元吉」四字，籤詩云：「坤德葉乾元，龍飛定一尊。禾農華今迨吉，禊社自聯蕃。」又一簽寫「歸妹卦」，下注：「歸妹以祉。」詩云：「歸妹女之終，光華一色同。上林饒好景，桃李開東風。」

李紉道：「這是求的誰？」明心說：「是曼殊的。」舜華接口道：

「庵裡的菩薩籤極有靈驗，諒必是取中的了。」岫煙道：「明心師不公平道，怎麼單求他二人呢？」明心說：「通求過的，不見很好，故此不送來。」淑貞道：「我原不想的，天理良心，自然該讓他兩姐妹。」淡如和瑞香同嘆道：「何見得該是他二人獨得？還須見了榜才算數呢。」寶釵說：「不用爭，大家喝酒罷。」明心扯了周姨娘說：「我們不喝的，回去罷。」眾人起身送了二人出房，就猜拳行令，儘量的喝。

鬧了半夜，還未散席。有個老婆子道：「回太太的話，外邊門上來了許多人，在那裡吵鬧，不知為什麼？」話未說完，遂聽得幾百面的鑼聲敲得震耳，人聲十分嘈雜。岫煙說：「發動了，不知到底是那幾個得了手？」只聽見有個丫頭嚷道：

「二姑娘中了！」李綺忙問道：「那個二姑娘？是你家的，我家的？」又聽見焙茗、長興亂叫道：「中了十二個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胡說，只有八個人考，那裡會中十二個？想是第十二名。」

又有個丫頭叫道：「優姑娘第一，淡姑娘第二，都中了，都中了。」又一個老媽叫道：「妙香、瑞香二位姑娘中了。」李紉喝道：「不許亂說，待我去問個明白。」香菱也忙著趕來說：

「淡如這丫頭倒中了第一了。」寶釵只叫：「快拿報條來瞧，不用亂嚷。」婉淑嚇得渾身打戰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只見蘭哥兒拿了兩個條子，向王夫人和李紉打個足全說道：

「優曇第一，曼殊第二，餘外妹妹們通沒取。」舜華在旁邊笑笑道：「何如？這有什麼強得來的！」賈政也笑著進房，道：

「周姨娘的籤竟求准了，共取中二十一名。十五黎明就要引見，你們快去替他兩個料理衣冠首飾，多多的薰些好香。」又叫：

「蘭兒，你快到禮部去抄個年貌履歷式樣來，教他念熟了，省得臨時舛錯。」賈蘭答應去了。外邊僱裁縫，喚首飾金匠、珠花匠，通是簇新制辦，整整鬧了一日，晚上都不睡覺。

到了五鼓，王夫人就率領進朝。到了太極殿門口，站住了腳。只見二位老皇姑迎將出來，打足全道喜，請在文華殿等齊了二十一人。早有宮監把竹轎抬了，直到延慶門口住下。二們老皇姑說：「如今沒有關防的了，老太妃要瞧，盡好到延慶宮廡下遠遠的望玩兒。」王夫人忙說：「求二位老皇姑帶挈帶挈。」就和了李紉、婉淑隨著二皇姑進去，站在東邊廡下。

只見眾女孩都在東廊站著，西宮娘娘唱聲第一名賈優曇，東宮娘娘就引他到御案前跪下。皇上和皇后並坐在上，待他奏過履歷，娘娘說：「好品貌，秀麗之中帶有莊嚴，將來可以無愧母儀。」皇上問：「你是賈蘭親女，賈小鈺可是叔叔麼？」

應聲「正是，是嫡堂叔子。」皇上向皇后道：「喜的才貌兩全，且又未經許字。」便傳旨即在廊間坐了轎，往集禧宮坐下，俟領宴頒賞。次是第二名賈曼殊，照樣引見了。皇后問：「三代相同，年庚又同，相貌又同，可是異母的，是同母孿生的？」

曼殊奏道：「是一胎所生，行二。」皇后喜歡道：「同胎兄弟恰好配了同生姐妹，連長幼的次序都不紊亂，真是天緣了。」

接上第三名何友紅——就是何閣學的女兒，做限體詩的。皇上見注明已字，便問：「你今年才得十二歲，卻是幾歲上聯姻的？夫家姓什麼？現做什麼官？」友紅漲紅了臉不答應。東宮娘娘彎著身告他道：「你輕輕說來，我代奏罷。」友紅只得附耳說了幾句，東宮奏道：「他指腹聯姻，公公姓馬名龍，現任廣東提現，又夫名在垌，是秀才，才入學的。」皇上道：「既已聯姻，扣除了罷。」就在名冊上畫了一圈。餘外第七名和十五名皆是已字，都扣除了。通取官卷二十名，扣除了三名，只剩十七名。第一、第二配了長次皇子，又十二名分配皇庶子，餘三名配給親王子弟。又民卷一名，姓李名繡瑤，卻填未字。皇上問：「你祖父做什麼事業的？」他回奏道：「高祖曾任東昌府知府。曾祖拔貢生，早故。祖候選教諭。父係廩膳生。」皇后便接口道：「也算書禮之家，才貌都好，竟配給我的內姪何如？」皇上說：「很好，他履歷雖開十四歲，瞧去約有十七八的光景。你家姪兒今年十八歲，恰好相當，我就替他做了媒罷。」

引見已完，便一面張榜，一面下旨。眾女孩在集禧宮領過御宴，宮監們捧出賞賜。第一名是鵝黃灑繡朝裙朝襖，第二名是大紅繡朝襖、官綠繡朝裙，各彩緞五百匹，黃金元寶一百錠，銀元寶五千錠，珠笄一頂，釵釧之類一百件，金玉如意雙枝。其餘皆五色錦緞三百匹，朝裙襖一副，珠笄一頂，釵釧等物五十件，金十錠，銀一千錠，如意雙枝，取個納幣加笄的意思。其扣除這三名，沒有彩緞珠笄朝裙，只金花一對，紅錦十匹，銀三千兩，聽其回家。李繡瑤也照樣的賞賜，卻另有皇后賜的珠笄、錦緞、如意等物。命各待十六歲完姻，眾人謝恩出朝。即有宮娥、宮監隨著那配皇子的去，在家關防。

獨賈家姐妹另有特旨，說賈氏世代公王，夙嫻詩禮，不須關防，仍許親人見面，照常禮數。只賜宮女、宮監各一百名，到家服役，體面異常。賈政忙托欽天監揀選吉日，要移居新府。

且慢些說。

單說王夫人等回到家中才坐下，見蘭哥進上房來，先恭賀了老爺、太太、奶奶的喜，便稟知小鈺又有奏章，要爭那林家姻事，虧了宮門上收折太監送到府中，並未呈進。另有書信一封，交舜華的，恰是淡紅箋上寫著絕句一首：

北望春明暗愴情，懸知珠榜首題名。

怪他金玉全成誑，不識今生識再生。

面寫「舜妹妹親拆」，王夫人和寶釵看了，就交給舜華。

舜華紅著臉，接在手裡就出房往園中去了。淡如十分悶悶，彤霞、二香也是怏怏不快。寶釵、蘭哥忙又寫信說明舜華不考的話，即交原差齎回山東去了。

合家大小叩頭道喜是不必說，還有那賈氏近族及諸親百眷朋友同寅，闔門塞巷爭來慶賀，真是錦上添花，熱鬧無比。周瑞的女人率領了管家婆們進來請示該如何改口稱呼，以便傳諭眾家人等遵照。賈政道：「照前稱呼，不用改口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老爺說的極是，才見大方。餘人一概照舊，只小鈺回來叫聲二爺，不必仍前稱名便是。優曇姐妹也依先稱個姑娘，且等進宮後再改口罷。」眾管家婆齊聲應了「是」，都退出傳諭去了。

從此府中忙忙碌碌，端整移居，賈蘭來對王夫人說：「欽天監選定八月廿八日遷居大吉，又奏明八月二十日起程班師，九月初九行郊勞禮。一切儀注，禮兵兩部俱已酌定具奏，極其優崇。我們須應看吉日搬到新府，以便等將軍並左右元帥騎馬歸第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那藹如沒有母親，他的父親來拜望過了，未知搬了不曾？」蘭哥道：「梅、薛二家通是二十八的日子移居新第。」正在說話，只見史湘雲忙忙進來，對了王夫人等各各請安道喜，王夫人、寶釵卻冷冷的相待。舜華見了母親，忙上前叫聲「奶奶」，湘雲不理他，回頭和眾人說話。舜華自覺沒趣，退了出房。從此湘雲就留住在賈府。到了廿八日遷居以後，就在榮禧堂大排筵宴。因為三殿後進又有大堂、二堂、三堂，這大堂匾額仍用「榮禧」二字。這日堂上共有五十六席女客，那些男客卻在二殿三殿東西兩旁，大二三各廳堂上，排席共有二百多桌，且不必說。

單講眾女客，席罷也有回家的，也有留住的，惟有岫煙、紋、綺、湘雲四人自小盤桓相親相愛，這晚席散後，在上房間語。湘雲道：「今日獨有琴妹妹不來，想在新府裡忙得很了。」

李紋道：「諒來明後日就過來的。」李綺對李紈說：「大姐姐，我們明兒該先去道喜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忙什麼？他如今是新親，有些客套，恐怕未必來呢！」李綺便問：「小鈺和碧簫對了親了麼？」寶釵點點頭，說：「才講起，還未過禮。」湘雲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那個做媒的？」王夫人接口說：「就是兩個往倭的使臣，在軍營和小鈺說定的。」這原是順著口說的話，有意叫湘雲聽的。誰知李家姐妹聞知湘雲不肯允婚，各想把女兒配他，但未曾出口，聽了這話，呆了一呆。不覺同聲的歎口氣道：「真正是捷足先得。也是碧丫頭的好運氣。公王匹配，榮耀無比。」岫煙也信是真話，忙問：「林姑娘卻怎樣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他那裡肯俯就咱們這些人家？前兒個苦苦哀求，無奈史妹妹硬著心腸竟不允許，可見姻緣自有前定。」李紈也信真，不便插口，道：「另對親不打緊，只豈不辜負了舜丫頭？據我意思，還須斟酌才是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他老爺做主，誰又敢去斟酌！」湘雲聽了這話，千真萬確，氣得臉色青黃，滿心懊悔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眾人坐了一會，各自回房去安歇。

早有那些快嘴丫頭傳將開去，小姐妹們都已知道，十分妒忌碧簫，各各胸中納悶。淡如更加著急，就和母親商議，要搶先聯姻。香菱明了女兒的話，想個計策，竟去見湘雲，托他為媒。湘雲越發認真了，就回說：「我們的金玉姻緣尚且參差了，如何做得媒來？」香菱無奈，也只得罷了。湘雲卻悄悄的去求李紈，要他周旋這頭親事，李紈先已受了兩個妹子的囑托，卻也為難。只得私下探探王夫人的口氣，王夫人道：「我也做不得主，且待小鈺回來，打伙兒商量罷。」淡如又私下和瑞香商議，要離間了碧簫才好另議。瑞香道：「我和你且去見見舜華，瞧他怎樣光景。」二人便同到舜華房裡，才坐下，淡如就開口道：「碧姐姐已經和小鈺聯了姻了，你知道嗎？」舜華道：

「我等女孩兒們如何去管人家聯姻的事？何必知道呢？」二人仔細瞧他，卻不慌不忙，竟像無事的模樣。只得別了出來，就到上房。他們的意思，要探聽王夫人和寶釵有何議論？坐了多時，不見提起，淡如性急耐不住，便問寶釵道：「鈺兄弟和碧妹妹對親，選定了行禮的日子沒有？」寶釵正要回答，只見賈政踱將進來，王夫人等各各起立相迎。賈政坐下了，說道：

「皇上恩旨，雖不叫優曇二姐妹關房迴避，我想也須各盡其禮，今日我帶了蘭哥兒，細看園中有兩個院落並排著，極其寬敞。前邊有個前門，通到園裡，進出甚便。卻又是■牆隔開，很有關閉。後面有後門兩扇，可以通到外邊。那些太監們要出入也不必從園裡經過，甚是妥當。左邊這一所，屋庭前有二十多叢很盛的牡丹花，五色俱備。我想優曇幼年的時節，《詠牡丹》詩是個佳兆，就安頓他住在這房裡。匾額題了『徵瑞軒』三字。

右邊那一所屋就安頓曼殊住了，房前後通種的是芝蘭，匾額上就題個『芝室』二字，取他們姐妹同心，氣味相投的意思。你道何如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很好的了，即使擇個吉日搬過去罷！」